

鐵工廠裡的尋根者



邱秋金先生是蘇澳奕凡鐵工廠的負責人。在參觀由他一手打造的世界，就能約略了解他的個性。

現今社會，
有許多人詳知家裡所養貓狗的血統，
卻不清楚自己的源流。
我們必須教育子孫什麼是慎終追遠？
什麼是孝？我們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
想想，很快的我們就會成為別人的祖先，
而子孫們將會不知道你。

文·攝影／林怡靚

怎麼也想不到有一天我會報名參加台北市文獻會的族譜研習營。如果您也熟識這個人，相信一樣會有類似的衝動。

啓動尋根之旅

邱秋金先生是蘇澳奕凡鐵工廠的負責人。在參觀由他一手打造的世界，就能約略了解他的個性。庭院枝葉扶疏，草木芊



邱秋金為蘇澳存仁社區拚造情人椅。

蔚，樓台、石椅、地道、水車、小橋、溝渠，牆邊滿是舊石器，而廠房一處收藏著令人懷念的老農具與木器，屋後還豢養著許多小動物。他就是這樣一位珍惜過去、摯情愛物的人！

廠房內不可免的總有大型機具與四散的火花，抬眼望向側邊，會發現上頭有排夾層屋，其中，有個名為「尋根」的工作室；而「尋根」即是他百忙之中一直保持進行的工作。

五年前，在親族聚集的神明會上，有人提起整理家譜的構想，不料原本允諾承辦的兩位族人竟然先後意外辭世，這才輾轉由他接下任務。邱秋金是家中的長子，十歲就失去了父親，當年母親年方三十二，即一肩扛下四個孩子與盲眼叔公的五口之計；她一邊務農，也打零工，在熟習了泥水工夫後，隨即重建邱家的風水。受到母親重視傳統、尊祖盡孝的身教，對這個任務邱秋金非但不推辭，更想盡力把它做到最好。自此，啓動了這場因時代更迭而人物錯綜複雜，譜料不清導致盤根錯節，而他矢志釐清家族歷史還原真相的「尋根之旅」。

四公尺長的世系表

一開始邱秋金預設整理的即非僅止於近幾個世代的小範圍——他想起邱氏詔安來台祖詩孔公以下所有人物的下落全部找出來！五年的時間，

成果豐碩，工作室裡的屋角、桌上、壁邊，盡是他收集翻拍而來大小堆疊的宗親祖妣人像。架上、櫃裡有我們查遍公共圖書館也難找著的典藏譜藉。而最令人震撼的，是把壁上長長的布簾拉開，赫然呈現的一張由他親手謄寫自來台祖降下長達四公尺的家族世系表；那上頭登載了從祖先渡台至今，已經傳延十代的所有人物在宗族裡的排列位置。

若說只是把人的名字找出來寫上去，那意義也就不大。隨便點指上頭任何一位，邱秋金都能口述此人的生平事蹟，若族親仍在世，那麼，在哪兒念書、從事什麼工作、住在何處，隨即就能知曉個大概；另外也還有按各房系編寫，貼有照片，可隨時擴增的活頁資料簿供作查用。曾經，有兩個從小玩在一塊兒的女同學就在這上頭意外發現彼此竟然為近親。

爲了找出親族，他尋遍台灣各地，甚至追到了國外，也曾耗時兩年好不容易追到高雄才發現找錯了人的烏龍事件。他笑著說，記得一回與人閒聊，對方提及太太也姓邱，一查之下，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就這麼的扯出某一房系的全部下落。找到了人，隨之而來就能夠提供更多的資料，邱先生珍視每一個可以參考



邱秋金親手製作宗祠模型

研究的線索。至於過世的宗親，他也沒給遺漏，即便風水，照樣都作了完整的記錄。

原鄉尋根行

欲釐清宗族的複雜關係，也為解開家族歷史編撰作譜，他調閱日治謄本，四處蒐羅資料，當然，風水墓誌也是先人留下的重要痕跡。唯譜料一多，版本各異，其間謬誤難解，為此他還帶著家譜親赴對岸的原鄉去作核對。那是詔安鄉下一個叫做庵前的地方，貧困落後的程度是他未抵達前所無法想像的；放眼望去，山壁、土地一片枯黃，聽說已經數月沒有下過一滴雨了。這樣的環境，要如何生存？是否這就是先人當初之所以離開的原因？

雖然那兒的宗親操著當地的客話，需要透過翻譯來溝通，但因彼此流有相同的血液，感覺確實比起一般人親近許多。他聽現今仍住在丘家坊裡的親人說起，小時候長輩提過，詩孔原在山上靠打石維生，無奈全村遭土匪夜奪，遽然一無所有，他的兩個女兒業已嫁往臨縣，而妻子亡故，因此能夠了無牽掛的與獨子渡海尋求新出路。譜籍上並沒有登載這對父子的來台原由，故事或許還有待查證，然已是至為寶貴的收穫。

邱秋金取出一大包從對岸帶回來，異於台灣有著各種不同票面額的冥幣說：「祭祖的時候，

嫁為旁一系的媳婦，丈夫不幸去世，為了生存，她攜著年幼女兒牡丹與失明的婆婆、背負邱氏的牌位改嫁陳姓人家。不料後來丈夫又在南澳山上遭人殺害，她只好再度帶離老小與牌位艱苦求生；而在這同時幼弟另也負起娘家那頭祖先們的祭掃工作。牡丹長大後，招婿姓賴，不料沒能生育，收養兩女，及長再招，一個姓林，另一個姓家中因此有了數姓牌座。然牡丹臨終特別交代——母親千辛萬苦保下的邱氏牌位「不可失」！

感於幼幼的孝行，邱秋金開始思考宗族裡幾門失嗣先人的問題，他們倘無旁系子孫來承祀，是否無人奉祀？於是，他決定把十多年前與友人合購的一塊六百多坪的土地捐出來建蓋祠堂。這不單可為有心的邱氏子孫建造一個祭祀緬懷先人的地方，同時也能給不幸失傳的族親有個得以遮風避雨的安頓處所。他說：「其實我沒有什麼錢，也不打算留多少錢財給子女，我的想法是，把孩子栽培長大，有能力在社會上生存，而真正留給下一代的是這些無價之寶！這是用再多的錢也買不到的東西！」

感謝祖先保佑

邱秋金這條尋根之路走來並非一路順暢。澀冷水的不少，不合作的也有之。好不容易找到親人，請求提供資料建檔，卻有人回應：「不必

我想把它燒給台灣的先人，好讓他們也能在回中國省親時無需匯兌就能方便使用。」此話聽來不僅不會令人覺得可笑，反而有股難以言喻的感動。

探源、訪親、謁祖、修墳，與族人就公譜世牒交換資訊、互相討論，脈系越往上溯，謎團越來越多——三郎公與三五郎差了兩百年怎麼可能是父子？繼龍與必仁似乎不是同一人？開基祖伯順怎會出現於兩個不同的派下，又，有的譜裡他還多了一個兒子。現在，所投入的研究，早已不是到台以後的部分了。他欲罷不能：「我想把整理的範圍再往上延伸，或許擴大到開基祖以下。」

捐地建蓋祠堂

除了母親，他還受了另一位家族女性邱幼幼的感動。幼幼是日治時代邱氏某系的養女，後來

了，祖先又沒有庇祐過我。」這話著實教人痛心；若沒有先人血脈相傳，又何來今日的個人？今天個人所擁有的這一切，誰能確定不是來自前人的餘蔭呢？「現今社會，有許多人詳知家裡所養貓狗的血統，卻不清楚自己的源流。我們必須教育子孫什麼是慎終追遠？什麼是孝？我們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想想，很快的我們就會成為別人的祖先，而子孫們將會不知道你。」有人冷漠、有人怕要花錢，也有人擔心被詐財。每當碰釘子時，他就告訴自己，不急，還可以慢慢溝通的，或許請個朋友從側面協助。「什麼問題都要盡量想辦法去突破；人家沒空，我等！心情不好，我待他心情好的時候再來。」所幸，熱心配合幫忙的親友很多；並且，也讓他結識了幾位同在這方面努力的前輩。

「我確實細心、用心在做，在歷史上我沒有辦法留名，至少，家族上可以留下一點痕跡。人生在世沒有多久，我想留給子孫的就是這些；但願在我有生之年能夠弄好，這是我這輩子最重要的事！」

他的話彷彿如廠房不時傳來的巨大擊鐵聲，一次次教人歷耳震心。我的腦海忽而憶起我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應答：

「邱老板的鐵工廠生意可好啊？」

「嗯！還不錯，感謝祖先保佑。」



兄弟並列的風水是非常少見



詔安新城的餘慶堂為先祖